

鄭板橋生平概述---出生至三十歲(1693~1722)

鄭欣旻
德育醫護管理專科學校

摘要

鄭板橋不僅為清代著名的文學家,所畫蘭竹亦自成一格。關於鄭板橋的身世,雖然缺乏直接資料可資佐證,但可以確定的,他是「康熙秀才,雍正壬子舉人,乾隆丙辰進士」。

本文擬從歷史的觀點,試探鄭板橋生平的前半段,也就是說,先探討鄭板橋自誕生至三十歲為止的活動情形,亦即以他幼年生活,求學經過,上京,結婚成家,以及當塾師的情形作為探討的對象,至於在那以後生活之種種,則容日後再為文考察。

關鍵詞：鄭板橋、清代、揚州、書畫、省庵、郝氏、費氏

一、前言

鄭板橋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具有多方面才華的人物。它是一位著名的畫家，所畫蘭竹，清奇秀雅，鬱勃多姿，是當時稱雄畫壇的「揚州八怪」(注一)代表；他又是著名的書法家，自創「六分半書」(注二)，融畫法於書法，集真、草、隸、篆於一爐。蔣士銓(一七二五~一七八四)稱他「下筆別自成一家」(注三)，「別辟臨池路一條」(注四)。直至今日，他的書法仍相當流行，仍有人模仿，號「板橋體」。他還是一位著明的文學家，他的詩歌淺顯樸實，感情真摯，深刻地反映了清代中葉的社會現實。他的家書從容親切，秉筆直書而多有創見。他的通俗小唱，自問世以來，更是家傳戶誦，幾百年來一直流傳不衰，可見鄭板橋在中國文化史上影響之深遠廣大。(注五)

關於鄭板橋的身世，我們雖尚缺乏資料加以論證，但可以確定的，他是「康熙秀才，雍正壬子舉人，乾隆丙辰進士」(注六)，所處的時代是：清王朝入主中原，統治全中國以後，為了政權的安泰，某些方面採取了若干緩和的政策，從而經濟生產日漸恢復，社會秩序日益安定的時代；同時，對於知識分子，又是麻醉與鎮壓相結合，在多次標榜的「博學鴻詞科」背面，施行著史無前例的文字獄，並進入到高潮的時代。(注七)

中國書畫具有悠久的歷史，千載而下，名家輩出，他們留下浩瀚的作品和書畫學的理論，是中國文化極其珍貴的遺產，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。不過，要研究那浩瀚的書畫作品，或書畫學的理論，即使窮畢生之力，也未必能夠探究明白。

因此，本文擬以鄭板橋作為研究對象，並從歷史的觀點，先試探其生平的前半段，也就是說，先探討他自出生至三十歲為止的活動情形。至於在那以後之生活之種種，則容於日後再為文考察。

二、幼年時代的悲歡離合

鄭板橋，名燮，字克柔，號理庵，又號板橋。揚州府(江蘇省)興化縣(今先世居住於江蘇蘇州，至明洪武年間(一三六八~一三九八)始遷居興化城內之汪頭。興化地處江蘇省中部，東鄰東臺、大豐，西接高郵、寶應，南與泰州毗連，北與鹽城接壤。地勢低窪，河湖縱橫，號稱水鄉。它已有幾千年的歷史，相傳春秋時屬吳，戰國時屬楚，是楚將昭陽的食邑。

板橋的曾祖父新萬，字長卿，庠生。祖父，字清之，儒官。生二子，長子之本，即板橋之父。字立庵，號夢陽，廩生。品學兼優，家居授徒，先後數百人。(注九)次子之標，字省庵。板橋外祖父汪翊文，江蘇淮安府鹽城縣人，「奇才博學，隱居不仕。生女一人，端嚴聰慧特絕，即板橋之母也。」(注一〇)汪夫人於板橋三足歲時去世。其詩〈七歌〉之二云：

我生三歲我母無，叮嚀難割襁中孤。
登床索乳抱母臥，不知母歿還相呼！
兒昔夜啼啼不已，阿母扶病隨啼起。

婉轉喚撫兒熟眠，燈昏母咳寒窗裏。
嗚呼二歌兮夜欲半，鴉棲不穩庭槐斷。(注一一)

也就是說，母親汪夫人雖罹重病，但年幼無知的他，還爬上床去索乳、抱母臥，可是母親卻在夜半去世了。汪夫人去世後，由乳母費氏撫育。費氏，即板橋祖母蔡太孺人之侍婢。(注一二)約於五歲時，父續娶江蘇淮安府鹽城縣人郝森室女其繼母。七歲時，乳母為生活所迫，不告而去。(注一三)板橋〈乳母詩·序〉云：

燮四歲失母，育于費氏。時值歲饑，費自食于外，服勞于內。每晨起，負燮入市中，以一錢市一餅置燮手，然後治他事。閒有魚飧瓜果，必先食燮，然後夫妻、子女可得食也。數年，費益不支，其夫謀去，乳母不敢言，然長帶淚痕。日取太孺人舊衣濺洗補綴，汲水盈缸滿甕；又買薪數十束積灶下，不數日竟去矣。燮晨入其室，空空然，見破床敗几縱橫；視其灶猶溫，有飯一盞，菜一盂，藏釜內，即常所飼燮者也。燮痛哭，竟亦不能食矣。

由此觀之，費氏之疼愛板橋，甚於自己親生子女，這種胸懷是多麼的偉大。乳母離開鄭家後，板橋便被送至親戚家，由蔡二表姑母扶養。雍正十二年（一七三四）板橋作〈恭頌徐母蔡二姑母〉小詩二章（注一四）回憶這段生活說：

○羅帷空復繡鴛鴦，月淡燈寒夜正長；
被底孤雛惟解睡，夢中雙雁不成行。
廿年婚嫁今才華，百尺松筠老更強；
慘淡自臨樓上鏡，不堪青鬢總蒼蒼。

2

○憶昔相從□□年，外家池屋傍紅蓮；
侄方□虎矜神駿，姑正描鸞坐繡帘。
眴眼風光掃落葉，兩家人物付奔川；
惟余妙理談無盡，羯末終輸道韞賢。

後三年，乳母重返板橋家中，撫育板橋之情，倍於往昔。(注一五)次年，乳母費氏之子俊作任操江提塘官，屢欲迎養其母，但費氏為照顧板橋與其祖母，未隨俊作去享受天倫之樂。又三十四年，費氏無疾而撒手人寰。(注一六)

板橋對這位乳母的撫育之恩，銘記在心，終身不忘，對她的敬重，可謂超過任何人。直到板橋考取進士後，撫今追昔，想到自己能有今天，是乳母所賜，因此，懷念乳母之情，油然而生，而他的這種心情，充滿於其〈乳母詩〉中。曰：

平生所負恩，不獨一乳母。

長恨富貴遲，遂令慚惡久。
黃泉路迂闊，白髮人老醜。
食祿千萬鍾，不如餅在手。

這是板橋和著血淚，傾訴的肺腑之言。在極端貧困的惡劣環境中，乳母竟心甘情願的付出如此巨大的犧牲，為撫育主人之子而奉獻自己的一切。乳母費氏的這種胸懷是多麼的偉大，這與時下一些滿口忍義道德，而實則心懷叵測的偽君子，或時常凌虐自己親生子女者較之，何啻天壤。所以如果我們要探討板橋愛民思想形成的根源，那麼，乳母費氏的博大胸襟，與質樸淳厚的美德，應該對板橋幼小的心靈起了莫大的作用。

我們從板橋詩中，可以看出，扶植年幼的他成長的人物，除乳母費氏外，還有繼母郝夫人和叔父省庵公。板橋對這兩位長者，也時常感念著他們撫育的恩情。這可以他的詩為證。就其感懷郝夫人言之，詩云：

無端涕泗橫闌干，思我後母心悲酸。
十載持家足辛苦，使我不復憂饑寒。
時缺一升半升米，兒怒飯少相觸牴。
伏地啼呼面垢汗，母取衣衫為湔洗。
嗚呼三歌兮歌徬徨，北風獵獵吹我裳。(注一七)

後母郝夫人進入鄭家僅十年就辭世，所以詩裏方纔說「十載持家足辛苦」的。三歲喪母，幾年後又失去後母，人生悲哀，豈有甚於此者？由此詩篇，可知其後母郝夫人也是一位賢妻良母，她既要維持經濟拮据的家庭生活，又要悉心呵護非自己親生的年幼的板橋，如非她能刻苦耐勞，及有一顆慈祥的心，是無法做到的。

板橋的叔父省庵公，在板橋的成長過程裏，對他的關懷與撫育上，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，他對這個年幼姪子的照顧，可說無微不至。所以板橋長大成人後，感念叔父當時呵護的情形說：

有叔有叔偏愛姪，護短論長潛覆匿。
倦書逃藥無事無，藏懷負背趨而逸。
布衿單薄如空橐，敗絮零星兼臥惡。
縱橫溲溺漫不省，就濕移乾叔夜醒。
嗚呼四歌兮風蕭蕭，一天寒雨聞雞號。(注一八)

家境貧寒的板橋在繼母去世後，日常生活頓失憑依。其父立庵公雖仍在世，卻因設塾課徒的動蕩生涯，無暇照顧年幼的板橋，所以叔父省庵公便毅然承擔了撫孤的大責重任。省庵公以一介男人竟為年幼的姪兒負起慈母的職責，陪臥、揹負、保護、服藥、讀書，無不悉心照顧。所以板橋雖因生母、繼母的相繼去世而家境急遽衰落下去，卻因省庵公之叔代母職，還是嘗到家庭溫暖，體驗到人際情感。

只因為板橋在兩次失恃中仍飽嘗家庭溫暖，這對他幼小的心靈必然留下永難磨滅的印象。即使當時年紀尚幼的他對別人給予的關懷不甚理解，但隨著年齡的增長，必對此事有所領悟，從而使他也關心其他孤兒的處境，關心民間這類孤兒的問題。他的這種心懷，在其〈孤兒行〉中表露無遺。詩曰：

- 孤兒躑躅行，低頭屏息，不敢揚聲。
阿叔坐堂上，叔母臉厲秋錚錚。
- 阿叔不念兄，叔母不念嫂，不記瘦嫂病危篤。
枕上叩頭，孤兒幼小。
立喚孤兒跪，床前拜倒。
拭淚諾諾，孤兒是保。
- 嬌兒坐堂上，孤兒走堂下。
嬌兒食梁肉，孤兒兢兢捧盤盂，
恐傾跌，受笞罵。
朝出汲水，暮莖芻養馬。
莖芻傷指，血流瀉瀉。
孤兒不敢言痛，阿叔不顧視，
但詈死去兄嫂，生此無能者。
- 嬌兒著紫裘，孤兒著破衣。
嬌兒騎馬出，孤兒倚門扉。
舉頭望望，掩淚來歸。
- 晝食廚下，夜臥薪草房。
豪奴麗僕，食餘棄骨，
孤兒拾齧，並遺膾羹湯。
食罷濯盤浴釜，諸奴樹下臥涼。
- 老奴不分涕泣，罵諸奴骨輕肉重，
乃敢凌幼主，高賤軀。
阿叔阿姆聞知，閉房悄坐，氣不得蘇。
終然不念瑩瑩孤。
- 老僕攜紙錢，出哭孤兒父母。
頭觸墳樹，淚滴墳土。
當初一塊肉，羅綺包裹，今日受煎苦。
墓樹蕭蕭，夕陽黃瘦，西風夜雨。

板橋在這個詩篇裏，以極大的同情心來為這位飽受叔父、叔母摧殘的孤兒。這位幼小的孤兒，本來因父母雙亡而其心早已破碎，但叔嬸對他的百般虐待，使其心理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，連老僕都看不過去，到孤兒父母墳前哭訴了。板橋雖兩次失恃，然與此詩中的孤兒較之，實在幸運多了。由於板橋在幼時前後受到乳母費氏、繼母郝夫人及叔

父省庵公無微不至的悉心呵護，遂得以無憂無慮的度其童年生活，這對於他日後為官時的關懷人民，應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由於板橋在年幼時即先後失去生母與繼母，這使他對母愛之情極為珍惜。推此及彼，他大為歌頌對母親孝敬的人。因此，他在〈李氏小園〉裏，塑造了一家母子三人相依為命的故事，既歌誦母愛的偉大，也唱出情真意切的敬母之歌。(注一九) 詩曰：

- 小園十畝寬，落落數間屋。
春草無穢滋，寒花有餘馥。
閉戶養老母，拮据市梁肉。
大兒執鸞刀，縷縷切紅玉。
次兒拾柴薪，細火煨陸續。
煙飄荳架青，香透籬竹。
貧家滋味薄，得此當鼎餼。
弟兄何所餐，宵來母膳粥。
- 晨起縫破衣，鍼線不成行。
母年七十四，眼昏手又僵。
裝綿苦欲厚，用線苦欲長。
線長衣縫緊，綿厚耐雪霜。
裝成令兒暖，母衣單薄涼。
不衣逆母懷，衣之情內傷。
- 兒病母煮藥，老淚滴爐灰。
幾死復得活，為母而再來。
終養理之順，哭兒情至哀。
老天有矜憐，復使歸母懷。
- 兄起掃黃葉，弟起烹秋茶。
明星猶在樹，爛爛天東霞。
杯用宣德瓷，壺用宜興砂。
器物非金玉，品潔自生華。
蟲遊滿院涼，露濃敗蒂瓜。
秋花發冷豔，點綴枯籬笆。
閉戶成羲皇，古意何其賒。

酸辛的童年，初嘗人生的悲歡，在板橋的童心裏印下深深的痕跡，直到晚年的詩文裏仍然有這種烙印。(注二〇)

幼年板橋對自己家鄉的一草一木充滿著真摯的愛。它愛大自然，也愛農家風光，愛農家生活，更愛農家人的淳厚質樸。他在與農家孩子的交往中，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，更直接受到他們人格的薰陶，使他終身懷念。(注二一)

- 五色嘉瓜美，問東陵故侯安在？圃園殘廢。
多少金臺名利客，略啗腥羶滋味，便忘卻田家甘旨。
門徑 蘿荒不剪，綠楊橋板斷空流水，總不作，抽身計。
- 吾家家在煙波裏，繞秋城藕花蘆葉，渺然無際。
底事欲歸歸不得，說是粗通作吏，聽此話令人慚齒。
不但古賢吾不逮，看眼前何限賢勞輩，空自費，官倉米。(注二二)

「興化無山，其間菜畦瓜圃，雁戶漁莊，頗得畫家平遠之意。一村一落，必有茅庵精舍，為高僧隱流焚修棲息之所。」(注二三)板橋以充滿詩情的畫家眼光，去看故鄉花鳥田園，他的視線所及，簡直無一物不是畫，無一處不是畫，所在皆充滿詩情畫意。興化秀麗的風光，陶冶了板橋的性情，培養了板橋的藝術細胞，更造就了板橋日後在藝術方面的發展。由於板橋酷愛故鄉的山水，因而蘊育了他藝術的靈苗，從而使他畢生鍾愛藝術，為藝術奉獻自己的一生。

三、求學時代

如據《鄭板橋集》〈補遺·板橋自序〉的記載，板橋自幼跟隨乃父立庵公讀書識字。該〈自序〉云：

父(立庵)以文章、品行為士先。教授生徒數百輩，皆成就。板橋幼隨其父學，無他師也。幼時殊無異人處，少長，雖長大，貌寢陋，人咸易之。又好大言，自負太過，漫罵無擇。諸先輩皆側目，戒勿與往來。然讀書能自刻苦，自憤激，自豎立，不苟同俗，深自屈曲委蛇，由淺入深，由卑及高，由邇達遠，以赴古人之奧區，以自暢其性情才力之所不盡。人咸謂板橋讀書善記，不知非善記，乃善誦耳。板橋每讀一書，必千百遍。舟中、馬上、被底，或當食忘匕箸，或對客不聽其語，並自忘其所語，皆記書默誦也。

板橋這種專心致志，孜孜矻矻讀書的精神，值得我們敬佩。

我們求知為學，首重尊師，師尊則其道亦尊。一日為師，百世之父，古時候的人是如此，不似今天的學校，學生之於老師，把老師看作僱傭；不尊重老師則不會重視老師的教導，難怪教育效率之江河日下。(注二四)求學須有誠意，他接受教育的心纔會專；否則雖聖人誨人不倦，一聽一出，又有甚麼用？(注二五)所以板橋這種求學的態度，可作為求學者之典範。

由上舉這段文字，我們也知道他並非翩翩公子，而係一位容貌並不出眾的人物，也就是說，他是屬於有才無貌的人物。雖然如此，這絲毫不影響他在藝術、學術上所享有的聲譽。

由於板橋能夠專心學習，所以立庵公為要讓他及早成才，乃在他十二歲時就讓他到真州(今江蘇省儀徵市真州鎮)之毛家橋讀書，(注二六)如據後文所舉〈七歌〉之七

的記載，他與王竹樓國棟、顧桐峰于觀同塾。後來他回憶這段求學生涯說：

余少時讀書真州之毛家橋，日在竹中閑步。潮去則溼泥軟沙，潮來則溶溶漾漾。水淺沙明，綠蔭澄鮮可愛。時有鱖魚數十頭，自池中溢出，遊戲於竹根短草之間，與余樂也。(注二七)

讀書讀累了，在竹林中散步，見遊魚在水中嘻戲，這種情境是多麼的悠閒，多麼的富於詩意。這種生活，對他的求學自必產生正面的影響。

板橋雖於十二歲時離開家鄉前往真州讀書，但至十六歲時又回故鄉，跟隨同鄉前輩陸震學填詞。《鄭板橋年表》雖說板橋學詞的年分，在康熙五十一年（一七一二），亦即在他二十歲時，但這當是根據〈七歌〉之七所記：「十載鄉園共遊憩，壯心磊落無不為」，從作歌之三十歲回溯十年。然板橋二十六歲時離家教館，即和陸震等分手，所以〈七歌〉裏所言「十載」，應該是從二十六歲回溯十年纔是。(注二八)

如據《重修興化縣志》，卷八，〈人物志·文苑〉的記載：「陸鎮，字仲子，一字種園、廷掄子。少負才氣，傲睨狂放，不為齷齪，小謹。宋冢宰 巡撫江南，期以大器。震淡於名利，厭制藝。攻古文辭及行草書。貧而好飲，輒以筆質酒家，索書者出錢為贖筆。家無儻石儲，顧數急友難，……詩工截句，詩餘妙絕等倫鄭燮從之學詞焉。所填甚夥，身後無子，稿半佚，同里劉宗霈搜羅蒼萃，屬休寧鋟版行世。」(注二九)可見板橋所師事的詞學老師，是一位家境貧寒而又好飲酒的飽學之士。正因為陸震是一位人品、學識高人一等的人物，立庵方纔將年幼的愛子的教育託付給他。

當我們批閱《鄭板橋全集》或《鄭板橋集》時，可以發現板橋多次提到這位恩師，例如：

陸種園先生諱震，邑中前輩，燮幼從之學詞。(注三〇)

又如：

種園先生是吾師，竹樓、桐峰文字奇。
十載鄉園共遊憩，壯心磊落無不為。
二子辭家弄筆墨，片語干人氣先塞。
先生貧病老無兒，閉門僵臥桐陰北。
嗚呼七歌兮浩縱橫，青天萬古終無情。(注三一)

他如：

「小院茅堂近郭門，科頭竟日擁山尊；夜來葉上蕭蕭雨，窗外新栽竹數根」。燮常以此題畫，而非詩也。吾師陸種園先生好寫此詩，而亦非先生之作也。想前賢有此，未考厥姓名耳。特注明於此，以為吾曹攘善之戒。(

注三二)

如據南京藝術學院周積寅教授的研究，在板橋的書法作品中，不止一次的書寫陸震的詩詞，如：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墨蹟，行書〈陸種園滿江紅詞〉軸；北京裴濟民藏墨蹟，行書〈陸種園江南春詞十首〉卷；南京宋文治藏墨蹟，行書〈陸種園七言絕句十二首〉卷；美國休林卡藏墨蹟，行書〈陸種園憶江南詞十六首〉卷；黃氏白雲堂藏墨蹟，行書〈陸種園滿江紅詞〉軸等。(注三三)

陸震之詩詞清新疏蕩，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和鄉土風味。板橋一再書寫，表現了對老師的敬佩愛慕之情。陸震的詩詞集世所罕見，由於板橋的附刻於《詞鈔》和書寫，使得陸震的部分詩詞和板橋《詞鈔》、書法一起流傳，用此法來紀念老師對自己的教導。(注三四)

板橋在二十二歲前後開始了他的繪畫創作活動，這可從他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（一七六三）的題畫〈墨竹圖橫幅〉所說：今年七十有一，不學他技，不宗一家，學之五十年不輟，亦非首而已也。(注三五)

推而知之。板橋既然自二十二歲前後開始從事繪畫的創作活動，那麼，他在這以前已開始學繪畫了，不過他到底跟誰學畫？則有待日後之探討。

四、結婚成家

如據《鄭板橋集》〈自序〉的記載，板橋於康熙五十四年（一七一五）二十三歲時，與同鄉的徐氏結婚。這個事實標識著他早年的讀書生活結束，時代的巨輪已把他推向波濤洶湧的險惡社會。社會的、人生的、家庭的重負，已加在板橋的身上。從這個時候開始，他將要在這充滿重重希望和迷霧的漫長旅途中，選擇自己所要走的路，獨立的去思考社會和飽嘗人生的苦辛。(注三六)

板橋與徐小姐結婚之前，似乎有一位心儀已久的異性——中表姻親。我們雖不知她是板橋的表姊或表妹，卻知他們倆是青梅竹馬，「十年幼小嬌相護」(注三七)。由於彼此相處日久，逐漸產生了一種朦朧的愛情。不過這種愛情在當時封閉的社會裏，是難於開花結果的，所以板橋的初戀，很不幸的是以悲劇收場。板橋對這場沒有結果的初戀，似乎始終念念不忘，且充滿了淒苦的依依之情。而這種情懷可從他所說：

顛倒思量，朦朧劫數，藕絲不斷蓮心苦。

分明一見怕銷魂，卻愁不到銷魂處。(注三八)

推而知之。板橋這種發自肺腑的，刻骨銘心的相思，竟無法結合，達成心願，應可說是一種「劫數」。那麼，板橋初戀的這位「中表姻親」到底是誰？我們如從另一首詞，便可知她是王一姐，亦即她是板橋的表姊而非表妹。《板橋詞鈔》〈贈王一姐〉云：

○竹馬相過日，還記汝雲鬟覆頸，胭脂點額。

阿母扶攜翁負背，幻作兒郎粧飾，小則小寸心憐惜。
放學歸來猶未晚，向紅樓存問春消息，
問我索，畫眉筆。

- 廿年湖海長為客，都付與風吹夢香，雨荒雲隔。
今日重逢深院裏，一種溫存猶昔，添多少周旋形跡！
回首當年嬌小態，但片言微忤容顏赤，
只此意，最難得。

板橋這種銷魂的初戀，雖未成熟結果，但經幾十年的雲山阻隔，兩人年歲趨老，各自己成家室，偶然相逢，也仍忘不了戀情。這失敗的初戀所留下的，是刻骨相思之情，是美好而痛苦的回憶，所以方纔說是「添多少周旋形跡」的。

板橋雖念念不忘他的初戀之情，但他也不是對愛情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。他和徐氏結婚後，感情和諧，生二女一子。不過，他與徐氏夫人可說是患難夫妻。因為婚後，是板橋窮困潦倒的時候。初時是「幾年落拓向江海，謀事十事九事殆」(注三九)；繼則「落拓揚州一敝裘」(注四〇)。直到雍正九年(一七三一)三十九歲時徐氏夫人去世，婚後的十六年時間，都沒有過上安穩的日子，(注四一)他描寫這段日子的生活情形說：

貧士多窘艱，夜起披羅幃。
徘徊立庭樹，皎月墮晨輝。
念我故人好，謀告當無違。
出門氣頗壯，半道神已微。
相遇作冷語，吞話還來歸。
歸來對妻子，局促無儀威。
誰知相慰藉，脫簪典舊衣。
入廚燃破釜，煙光凝朝暉。
盤中宿果餅，分餉諸兒饑。
待我富貴來，鬢法短且稀。
莫以新花枝，誚此靡蕪非。(注四二)

由於經濟拮据，難於度日，所以擬向熟人告代貸，可是見了面，卻被冷言冷語，只好把要借錢的話吞進肚子回來。回到家以後，原本無臉面對妻子，沒想到妻子不但沒有怨言，反而以好言來安慰他，並取下頭上的簪，脫下身上的舊衣，要他拿去典當，以換取食物。徐氏夫人這種要與丈夫分擔貧窮的痛苦，承擔貧困生活的重大壓力，患難共共的情操是多麼的偉大。

板橋結婚後不久，也就是說，就是在結婚的那一年，他遠離家鄉前往北京，住瓮山(今頤和園之萬壽山)。初入社會，雖對前途充滿幻想，但在異地他鄉，人、地生疏，不免心地淒涼，百感交集。板橋雖未說明前往京師的目的，但在科舉盛行的時代，應與其仕途不無關聯。因為在滿清王朝懷柔政策的影響下，板橋從小就苦讀經史，力圖走一

般知識分子所嚮往、追求的仕途生活。(注四三)他在〈自序〉裏說：

板橋從不借諸人以為名。惟同邑李復堂相友善。復堂起家孝廉，以畫事為內廷供奉。康熙朝，名噪京師及江淮湖海，無不望慕歎羨。是時板橋方應童子試，無所知名。後二十年，以詩詞文字與之比並齊聲，索畫者，必曰復堂；索詩字文者，必曰板橋。

並自稱是「康熙秀才」。所謂「童子試」，就是明、清兩朝為獲取生員——秀才資格的入學考試，簡稱「童試」，也叫做「小考」、「小試」，三年內舉行兩次：每逢丑、未、辰、戌年為歲考，寅、申、巳、亥年為科考——科試。(註四四)

板橋於康熙五十五年（一七一六）二十四歲時中了秀才，獲得設塾課徒的資格。可能是父親的勸告，抑或謀生無門，板橋於康熙五十七年前往真州江村（注四五），設塾課徒。這可能是接替老邁的父親之教學工作。擔任塾師，原非板橋之所願，卻因受家庭經濟的壓迫，方纔心不甘情不願的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。後來他回憶當時的心境說：

教館本來是下流，傍人門戶渡春秋。
半饑半飽清閒客，無鎖無枷自在囚。
課少父兄嫌懶惰，功多子弟結冤仇。
而今幸得青雲步，遮卻當年逼半羞。(注四六)

當塾師的工作雖然清閒，但肚子也閒，因為這種工作的經濟來源，完全要靠學生們奉獻的束脩——學費。在當時鄉間人口不多，讀書風氣又未盛的情況下，不可能有很多孩子來讀書。學生既然不多，收入自必有其侷限，難怪他會自嘲是「半饑半飽清閒客」了。學生雖然少，但日子也未必好過，因為給學生的課業太少，會被學生家長認為是偷懶，反之，則會被學生埋怨，以為老師過於嚴苛。所以無論怎麼做，都會被批判，因此，這種工作是「無鎖無枷自在囚」。

當塾師雖非板橋之所願，但既然已當了，就應該定下心來盡應盡的本分，跟自己學生好好的相處。就這點而言，他似乎做到了，因為他在自己學生中獲得一些知心朋友，從而在苦中找到一些樂趣。他說：

詩去將吾意，書來見爾情。
三年俄夢寐，數語若平生。
兩細窗明火，鴉栖柳暗城。
小樓良夜靜，還憶讀書聲。(注四七)

由此詩之內容看來，它應該是板橋離開教館以後的作品，不僅回憶往日師生相處時的情景，也還表達了對這位學生的期許與鼓勵。板橋對教館生活的情形，又有如下的描繪，說：

飄蓬幾載困青氈，忽忽村居又一年。
得句喜撚花葉寫，看書倦當枕頭眠。
蕭騷易惹窮途恨，放蕩深慚學俸錢。
欲買扁舟從釣叟，一竿春雨一蓑煙。(注四八)

此詩抒發其困頓失意之感，表示願過漁隱生活。只因教館的生活「清閒」，有如「無鎖無枷自在囚」，所以便利用這段清閒的日子，從事詩、書、畫的研究。他又說：

江館清秋，晨起看竹，煙光日影露氣，皆浮動於疏枝密葉之間。胸中勃勃遂有畫意。……(注四九)

可證。

板橋雖於二十四歲時考上秀才，卻沒有馬上準備參加鄉試，即康熙五十六年（一七一七）丁酉，五十九年（一七二〇）庚子，雍正元年（一七二三）癸卯，四年（一六二六）丙午，七年（一七二九）己酉，一直到十年（一七三二）壬子中舉之前，共有五次參加鄉試的機會，到底是沒有參加，抑或屢試未中，或者別有原因？板橋在〈劉柳村冊子〉中透露了一些消息。(注五〇)曰：

板橋貌寢，既不見重於時，又為忌者所阻，不得入試。愈憤怒，愈迫窘，愈斂厲，愈微細，遂作〈漁父〉一首，倍其調為雙疊，亦自立門戶之意也。(注五一)

也就是說，板橋之所以考取秀才後未立即參加鄉試的原因，在於其貌不揚而被人輕視，及受嫉妒其才華者之作梗而無法參加考試。

板橋在江村設塾課徒的時間並不長，大約只有三、四年光景，他為甚麼不繼續執教？原因不明。不再教書，這表示他已失業。失業，這對家境清寒的板橋而言，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。如果家中只有自己一個人，還可以設法勉強度日，但是他的處境不同，上有體弱多病的老父，下有嗷嗷待哺的二女一男及糙糠之妻需要照顧。塾師的待遇雖然微薄，只要省吃儉用，總還能平安地過日子，然而現在書不教了，經濟來源便隨著斷了，該如何來養家餬口？如何來撐持這個風雨飄搖的家庭？這對一介窮書生的板橋而言，談何容易。因為他文不能治國，武不能安邦；同時又沒有職業專長，所以想要找一個能使家人溫飽的工作，這對板橋而言，實屬奢望。

俗語說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正當板橋因失業，為生活而四處奔波，弄得焦頭爛額的時候，他的父親立庵公在貧病交迫中撒手人寰。

如據《鄭板橋年表》與《鄭板橋年譜》的記載，立庵公去世於康熙六十一年（一七二二）。這一年板橋三十歲。三十而立。這是人生旅途中的第二大站。撫今追昔，板橋感到茫然。因為雖年屆而立，不但還沒有立起來，連妻、子也無法讓他們溫飽，人生若

此，是何等悲哀。在呼天不應，叫地不靈的日子裏，他只有長歌當哭，透過詩詞來發抒內心的痛楚苦悶了。當時他為發抒內心的苦悶與痛楚而歌賦的就是〈七歌〉。茲舉其中數首，以窺其當時的處境。他說：

- 鄭生三十無一營，學書學劍皆不成。
市樓飲酒拉年少，終日擊鼓吹竽笙。
今年父歿遺書賣，剩卷殘編看不快。
爨下荒涼告絕薪，門前剝啄來催債。
嗚呼一歌兮歌偈側，皇遽讀書讀不得。
- 幾年落拓向江海，謀事十事九事殆。
長嘯一聲沽酒樓，背人獨自問真宰。
枯蓬吹斷久無根，鄉心未盡思田園。
千里還家到反怯，入門忸怩妻無言。
嗚呼五歌兮頭髮豎，丈夫意氣閨房沮。
- 我生二女復一兒，寒無絮絡饑無糜。
啼號觸怒事鞭扑，心酸手軟翻成悲。
蕭蕭夜雨盈階屺，空床破帳寒秋水。
清晨那得餅餌持，誘以貪眠罷早起。
嗚呼眼前兒女兮休呼爺，六歌未闕思離家。

三十年來一無所成，又不善於謀生自立，終日飲酒冶遊，擊鼓吹笙，竟把父親遺留下來的書也拿去賣了。炊爨後爐灶下燒剩的薪柴已經沒有了，敲門討債的人又來，這對板橋而言，實在是個嚴重的打擊。這種精神上的壓力，實難於負荷。幾年的謀生闖蕩，使板橋吃盡了苦頭，雖然謀事，卻「十事九事殆」，真是心中有苦無處訴。在走頭無路時，只好躲進房間裏暗自流淚。眼看自己的兩女一男，雖然天氣冷了，也還穿著破爛衣服；肚子餓了，連糜粥也沒得喝。孩子們因寒冷、肚餓而哭，雖想舉鞭扑打，卻憐憫他們可憐而無法打下去。回想自己年幼時，每天早上乳母都會買一個餅給自己充饑，但如今竟連糜粥都無法讓他們喝。本來小孩是應該要他們早起的，可是起來以後又沒東西給他們充饑，只好叫他們睡晚一點，不要早起了。

由上舉詩篇可知，三十歲當時的板橋，是處於困頓、逆境之中，昔日的雄談起舞，慨當以慷的英雄意氣沒有了，昔日的品詩論文，探梅尋幽的雅興哪裏還找得到？他悵然若失，孤獨之感一陣陣直襲心頭，他發出了呼天搶地的哀鳴。(注五二)

五、結語

從以上所說可知，鄭板橋的家境，從小就非常清苦，他的遭遇也和一般人大不相同。三足歲時生母去世，由乳母費氏撫育。費氏善良、勤勞，對板橋也很慈愛。然因費氏家境亦差，所以在板橋七歲時不辭而別。板橋遂被送至親戚家，由徐母蔡二表姑母撫養。

板橋生母去世後，其父立庵公於次年迎娶繼母郝夫人。板橋雖獲得繼母的悉心呵護，但很不幸的，繼母竟在他十四歲那年離開了人世。其間也曾獲其叔父省庵公無微不至的照顧，故他孩提時代的家境雖不佳，生活起居尚不致乏人照料。

板橋早年讀書的地方，除興化故鄉外，尚有真州之毛家橋。

板橋於二十三歲時成家。同一年，他離開家鄉前往北京。我們雖不知它上京的目的何在，但可能與仕途有關。年二十四，他考取了秀才，獲得設塾課徒的資格。兩年後，去真州江村設塾課徒，這可能是接替老父之職。這個工作雖非板橋之所願，認為「教館本來是下流，傍人門戶度春秋」，然因生活所迫，又不得不為之。由教館生涯而接觸到真州的風俗人情，雖厭惡教館，卻愛上了真州。在他擔任教職的幾年裏，除栽培了一批才德兼具的學生，建立真摯的師生之情外，也還結識張仲花、鮑匡溪、米舊山、方竹樓、呂涼州諸人。(注五三)

板橋在江村的教學生活並不長，只有三、四年光景。結束教學生涯後，他很快陷於生活困境，致「爨下荒涼告絕薪，門前剝啄來催債」，年幼子女「寒無絮絡饑無糜」。加之，老父又在貧病交迫中辭世，使他陷於困頓的深淵。

板橋是獨生子，且三歲喪母，所以被家人溺愛，自屬意料中事。如：「有叔有叔偏愛侄，護短論長潛覆篋」；又如「上缺一升半升米，兒怒飯少相觸抵，伏地啼呼面垢污，母取衣衫為湔洗」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便養成了他倔強的個性，這種個性在長大成人後，轉為狂怪。因此，日常生活與事業的困頓、逆境，不僅沒有使他消沉、屈服，反而更激發了他向命運抗爭的意識，「發憤自雄，競之以心，不讓寸分」，「讀書能刻苦，自憤激，自豎立，不苟同俗，深自屈曲委蛇，由淺入深，由卑及高，由邇達遠，以赴古人之奧區」。而〈七歌〉實可謂反映了板橋三十歲以前的逆境生活。(注五四)那麼，三十歲以後的生活又如何？因篇幅限制，擬於他日為文探討。

注 釋：

- 注 一：清朝人金農、羅聘、鄭燮、李芳膺、汪士慎、高翔、黃慎、李 等，皆豪放不羈，野逸奇行之士，在雍正（一七二三~一七三五）、乾隆（一七三六~一七九五）年間，以擅長繪畫流寓揚州，因號揚州八怪。
- 注 二：鄭板橋，《鄭板橋集》（臺北，宏業書局，民國七十六年三月，再版）〈補遺·板橋自序〉云：「……善書法，自號『六分半書』」。
- 注 三：蔣士銓，〈題鄭板橋畫蘭送望亭太守〉。轉引自葉連編，《鄭板橋集》（北京，北京師範大學，一九九三年十一月），王德勝、于天池，〈影印板橋集緣起〉。
- 注 四：蔣士銓，〈題雜家書畫冊七首〉。資料來源同注三。
- 注 五：王德勝、于天池，〈影印板橋集緣起〉。
- 注 六：同注二。
- 注 七：鄭板橋，《鄭板橋集》（宏業書局本）〈前言——鄭板橋試論〉，頁一。
- 注 八：《清史》〈列傳·鄭燮傳〉。重修《揚州府志》，卷四八，〈鄭燮條〉。咸豐元年重修《興化縣志》，卷八，〈鄭燮條〉。參看周積寅、王鳳珠，《鄭板橋年譜》（濟南，山東美術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），頁一所引《昭陽鄭氏族譜》。
- 注 九：周積寅、王鳳珠，《鄭板橋年譜》，頁二注三所引：板橋親筆《鄭板橋判牘》（影本）。
- 注一〇：鄭板橋，《鄭板橋集》〈補遺·板橋自序〉。
- 注一一：鄭板橋，《板橋詩鈔》（前舉宏業書局本）〈七歌〉云：「我生三歲我母無」，〈乳母詩·序〉則云：「燮四歲失母，育於費氏」。三歲、四歲，兩者說法不同，其故在於〈七歌〉所言者為足歲，〈乳母詩·序〉所說者則為虛歲。
- 注一二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乳母詩·序〉。
- 注一三：同前注。
- 注一四：轉引自周積寅，《鄭板橋》，頁二四所引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「墨蹟」。

- 注一五：同注一二。
- 注一六：同注一二。
- 注一七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七歌〉之三。
- 注一八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七歌〉之四。
- 注一九：楊士林，《鄭板橋評傳》（安徽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十月），頁一〇。
- 注二〇：同前注。
- 注二一：周積寅、王鳳珠，《鄭板橋年譜》，頁一六。
- 注二二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詞鈔·賀新郎·食瓜〉。
- 注二三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補遺·自在庵記〉。
- 注二四：陳式銳，《唯人哲學》（廈門，立人書報社，民國八十一年一月），頁二九。
- 注二五：同前注所舉書，頁三〇。
- 注二六：注二一所舉書，頁二五。
- 注二七：《鄭板橋集》〈題畫·為馬秋玉畫扇〉。
- 注二八：注二一所舉書，頁一七。
- 注二九：參看前注所舉書，頁一七~一八。
- 注三〇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詞鈔·自序〉。
- 注三一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七歌〉之七。如據宏業書局本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七歌〉之七的注解，竹樓就是王國棟，桐峰則為顧于觀。
- 注三二：同注二七。
- 注三三：周積寅，《鄭板橋》（長春，吉林美術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五月），頁二六。
- 注三四：前注所舉書，頁二七。
- 注三五：轉引自周積寅、王鳳珠，《鄭板橋年譜》，頁二二所錄瀋陽故宮博物院藏「墨蹟」。
- 注三六：楊士林，《鄭板橋評傳》，頁一一。
- 注三七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詞鈔·踏莎行·無題〉。
- 注三八：同前注。
- 注三九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七歌〉之五。
- 注四〇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大中丞尹年伯贈帛〉。
- 注四一：注三六所舉書，頁一二。
- 注四二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貧士〉。
- 注四三：周積寅、王鳳珠，《鄭板橋年譜》，頁二七。
- 注四四：科試，清代制度。各省學政考校生員文藝，有歲試，有科試。凡生員應鄉試的考試為科試。
- 注四五：江村，屬儀征縣，即真州。重修《儀真縣志》載：江村「在遊擊署前，里人張均陽築」。這是一個「佔山水之勝」的好地方。
- 注四六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補遺·教館詩〉。
- 注四七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寄許生雲江三首〉之一。
- 注四八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詩鈔·村塾示諸徒〉。
- 注四九：《鄭板橋集》〈題畫〉。
- 注五〇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補遺〉。周積寅、王鳳珠，《鄭板橋年譜》，頁二八。
- 注五一：《鄭板橋集》〈詞鈔·漁父·本意〉云：「宿雨新晴江氣涼，濕煙初破柳絲黃。纔上巳，又清明，桃花村店酒瓶香。漠漠海雲微漏日，茫茫春水漸盈塘。波澹蕩，燕低昂，小舟絲網曬魚梁。」
- 注五二：楊士林，《鄭板橋評傳》，頁二七。
- 注五三：同前注所舉書，頁二一。
- 注五四：同前注所舉書，頁二五~二七。